文心雕龍 法方評批論

•沈 謙•

四、判斷之批評

所謂判斷之批評，卽根據既定之規律與標準以衡視作品者也。此在西洋又名教條派，如亞里斯多德之「三一律」，謂一劇之動作必發生於一個地方，必在一日之內，且不可有一個以上之情節。又如西元前一世紀之拉丁詩人賀拉西爲後世劇作定下之規律：「你決不可讓舞臺上在同一時間內出現三個以上的角色，你的戲劇決不能多於五幕，也不能少於五幕。」❽此在吾國，後世之詩、詞、曲均有嚴密之格律，依循格律評斷作品，卽爲判斷之批評也。「文心雕龍」「知音篇」嘗列舉六觀。其言曰：

將閱文情，先標六觀：一觀位體，二觀置辭，三觀通變，四觀奇正，五觀事義，六觀宮商。斯術既形，則優劣見矣。

言衡文之際，當由此六端予以整體評鑒：第一衡視其安排情志，第二衡視其敷飾辭藻，第三衡視其通古變今，第四衡視其姿態奇正，第五衡視其運用事典，第六衡視其調協聲律。以此六種標準批評作品，裁判優劣，其高下得失，昭然顯矣。此六觀雖尚未具備嚴密

之具體規律與標準，亦判斷之批評也，本文前半部專論六觀，在此不再贅述。

又如「練字篇」揭練字四忌，雖就創作而言之，然批評時藉資衡鑒作品，亦即判斷之批評也。其言曰：

> 是以綴字屬篇，必須練擇。一避詭異，二省聯邊，三權重出，四調單複。詭異者，字體瓌怪者也。曹攄詩稱：「豈不願斯遊，褊心惡囚叹。」兩字詭異，大疵美篇。……

此言屬辭練字，必須避忌瓌怪之字體，若曹攄詩中之「褊心惡囚叹」，兩字詭異，大疵美篇，此亦判斷之批評也。

五、歷史之批評

所謂歷史之批評，即以歷史之方法，用之於文學批評也。章學誠「文史通義」有言：「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，則可以探源經籍，而進窺天地之純，古人之大體矣。」此所謂探溯流別，追根索源，即歷史之批評也。此方法彥和於「文心雕龍」書中採用頗廣，「序志篇」闡明文體論寫作之義例云：

> 原始以表末，釋名以章義，選文以定篇，敷理以舉統。上篇以上，綱領明矣。

此所謂「原始以表末」者，論每一文體，必述其起源、發展、流變之過程也。是知文體論二十篇，每篇均涉及歷史之批評也。如「頌贊篇」云：

> 昔帝嚳之世，咸墨爲頌，以歌九韶。自商已下，文理允備。夫化偃一國謂之風，風正四方謂之雅，容告神明謂之頌。風雅序人事，兼變正；頌主告神，義必純美。魯國以公旦次編，商人以前王追錄，斯乃宗廟之正歌，非讌饗之常詠也。「時邁」一篇，周公所製，哲人之頌，規式存焉。夫民各有心，勿壅惟口。晉輿之稱原田，魯民之刺裘韠，直言不詠，短辭以諷，丘明、子高，並譔爲誦。斯則野誦之變體，浸被乎人事矣。及三閭「橘頌」，情采芬芳，此類寓意，又覃及細物矣。至於秦政刻文，爰頌其德；漢之惠、景，亦有述容。沿世並作，相繼於時矣。

彥和於此離臺頌之源流，自上古迄秦漢，闡明頌之發展流變，可謂歷史之批評也。

六、考證之批評

所謂考證之批評，卽作者之研考，作品之辨證是也。蓋林「文學欣賞與批評」書中傳統之批評法第一類——文理、語言之分析，卽考證之批評也。羅根澤「中國文學批評史」，以作家之研考、作品之辨證列入批評之前提，亦卽考證之批評。吾國傳統學問有版本、斠讎、辨僞之學，施之於文學作品，亦考證之批評也。此雖批評之先決條件與外緣研究，然亦批評者不可或缺之環節也。彥和「知音篇」言批評三蔽曰：

> 至如君卿脣舌，而謬欲論文；乃稱史卿著書，諮東方朔；於是桓譚之徒，相顧嗤笑。彼實博徒，輕言負誚；況乎文士，可妄談哉？……學不逮文，而信僞迷眞者，樓護是也。

此言學識淺薄，信僞迷眞者，如樓護之徒，輕言尙且負誚，何況文士，豈能不精審明辨乎？作品由於流傳日久，或有誤脫，或有衍文，必須加以辨證，使其恢復原本眞面目。又作者之考證，苟能探索作者與作品之關係，獲知在何時、何地爲何而創作，自能有助乎作品之深切瞭解。至若作品之眞僞，若以訛傳訛，則所有評析皆如浮沙之中建大廈，失其根基矣。

彥和「正諱篇」又按經驗僞，考證諱書之謬，其僞有四：

> 蓋緯之於經，其猶織綜，絲麻不雜，布帛乃成。今經正緯奇，倍擿千里，其僞一矣。經顯聖訓，緯隱神敎，聖訓宜廣，神敎宜約。而今緯多於經，神理更繁，其僞二矣，有命自天，廼稱符讖，而八十一篇，皆託於孔子，則是堯造綠圖，昌制丹書，其僞三矣。商周以前，圖籙頻見；春秋之末，羣經方備。先緯後經，體乖織綜，其僞四矣。

此處闡明緯書之僞，並裁定漢世受此怪誕影響之作品，乖道謬典，誤訛已甚。亦考證之批評也。

七、比較之批評

所謂比較之批評，卽由作家作品互相比較而爲評論者也，其作用主要有二，一則由於比較，易獲致精確公允之評價，一則比較對照，使雙方之得失顯著❾

，易掌握其特色。彥和於「文心雕龍」書中，迭用此法。如「情采篇」比較「詩經」與辭賦之創作動機，其言曰：

> 蓋風雅之興，志思蓄憤，而吟詠情性，以諷其上，此爲情而造文也。諸子之徒，心非鬱陶，苟馳夸飾，鬻聲釣世，此爲文而造情也。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眞，爲文者淫麗而煩濫。

言「國風」「大雅」「小雅」之興起，由於詩人有感而發，吟詠性情；辭賦家者流，由於作者賣弄才華，沽名釣譽。前者爲情而造文，後者爲文而造情。相形之下，爲情感激動而述作者，其爲文輒能精約而眞情流露；爲文辭驅迫而述作者，其爲文難免淫侈綺麗而煩瑣放濫。詩人乃眞正有感而發，辭賦家徒事無病呻吟。由此比較之批評，兩種作品優劣得失之根由，昭然若判矣。

又如「明詩篇」比較評析曹魏之詩人。其言曰：

> 及正始明道，詩雜仙心。何晏之徒，率多浮淺；惟稽志清峻，阮旨遙深，故能標焉。若乃應璩「百一」，獨立不懼，辭譎義貞，亦魏之遺直也。

言魏廢帝正始期間，玄學漸興，闡明老莊哲理，競成風尚。斯時詩篇多雜有道家之情志。若何晏之流，大抵皆浮華淺談也。惟有稽康之詩，志趣清亮峻切；阮籍之詩，意旨遙遠深沉，所以在當時詩人中最爲特出。至於應璩之「百一詩」卓爾獨立，無所畏懼，而措辭譎詭，立義貞剛，亦可謂曹魏遺留之正直作家也。此比較評析魏代詩人，何晏、稽康、阮籍、應璩，可謂言簡意賅，切中肯要矣。其中尤以「稽志清峻」與「阮旨遙深」，最爲傳神。鍾嶸「詩品」評稽康云：「稽詩頗似魏文，過以峻切，訐直露才，傷淵雅之致。然託諭清遠，良有鑒裁，亦未失高流矣。」又評阮籍云：「厥旨淵放，歸趣難求。」可與彥和之說相互參證。

彥和於「文心雕龍」書中，又有比較兩種文體者。如「銘箴篇」云：

> 夫箴誦於官，銘題於器，名目雖異，而警戒實同。箴全禦過，故文資確切；銘兼褒讚，故體貴弘潤。其取事也必覈以辨，其摛文也必簡而深。此其大要也。

此比較銘箴兩種文體之異同，體裁雖殊，皆有警惕戒怵之義，此其相同者也，然同中亦有異，蓋箴之作用全係防禦過失，故文辭須堅實；銘之作用兼資褒揚讚美，故作風宜明潤。如此明辨異同，使兩者特色顯著，亦比較法之運用也。

八、印象之批評

所謂印象之批評，卽批評者聞述閱讀作品所獲致之印象，訴諸主觀之感覺而發爲批評也。法國批評家佛朗士（Anatole France）嘗言：「靈魂在傑作中之冒險經過。」此種批評法，雖有偏失，然貢獻亦不可磨滅也。吾國傳統批評家多用之。「文心雕龍」書中亦不乏其例，如「辨騷篇」首云：

自風雅寢聲，莫或抽緒。奇文鬱起，其「離騷」哉！固已軒翥詩人之後，奮飛辭家之前，豈去聖之未遠，而楚人之多才乎！

言自周室東遷，王綱失墜，風雅之詩聲寢息，無復有繼起收拾餘緒者。有奇偉文辭繼茲鬱勃興起者，其爲屈原發抒忠君愛國憂思之「離騷」乎！其作品可謂高舉於衰周詩人之後，而突飛於炎漢賦家之前矣。彥和在此以「豈去聖之未遠，而楚人之多才乎！」感嘆讚美，此可謂訴諸主觀感性之印象批評也。

又「辨騷篇」贊云：

不有屈原，豈見離騷？驚才風逸，壯采煙高，山川無極，情理實勞。金相玉式，艷溢錙毫。

言若無崇高偉大之屈原其人，安能及見「離騷」如此傑出之曠世奇文耶？其驚世才華，如風馳電掣，望塵莫及；其壯麗辭采，若煙飛雲翔，難以捉摸。所敍寫之山川物態，固悠遠無極，巨細靡遺；其所抒發之眞情至理，實亦遼濶異常，深極神髓。其情辭兼備，有如以金質其內，玉飾其外；雖片言隻字，皆艷采四溢，美不勝收也。此所謂「驚才風逸，壯采煙高」、「金相玉式，艷逸錙毫」者，頻頻讚嘆稱美，亦印象之批評也。屈原爲中國最偉大之愛國詩人，千載以下，有關屈原之批評讚美，難以數計，彥和於此以寥寥三十二字而予以結評，可謂以簡馭繁，探驪得珠矣，其餘諸人之評論，實難出其右也。

九、修辭之批評

所謂修辭之批評，卽以修辭觀點評論作品之優劣得失也。此雖似係末節，然失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亦不可忽略也。「文心雕龍」「麗辭篇」論對偶之法，列擧四對，以爲言對爲易，事對爲難；反對爲優，正對爲劣。並擧實例以評其妍媸高下。其言曰：

言對者，雙比空辭者也；事對者，並擧人驗者也；反對者，理殊趣合者也；正對者，事異義同者也。長卿「上林」云：「修容乎禮園，翱翔乎書圃。」此言對之類也。宋玉「神女」云：「毛嬙鄣袂，不足程式；西施掩面，比之無色。」此事對之類也。仲宣「登樓」云：「鍾儀幽而楚奏，莊舄顯而越吟。」此反對之類也。孟陽「七哀」云：「漢祖想枌榆，光武思白水。」此正對之類也。凡偶辭胸臆，言對所以爲易也；徵人資學，事對所以爲難也。幽顯同志，反對所以爲優也；並貴同心，正對所以爲劣也。

彥和在此摘取司馬相如、宋玉、王粲、張載四家作品中之對句，比較而言四對之優劣難易，其旨雖在論創作之修辭方法，自批評言之，固修辭之批評，且又兼比較法之運用也。

「麗辭篇」又云：

張華詩稱：「遊鴈比翼翔，歸鴻知接翮。」劉琨詩言：「宣尼悲獲麟，西狩泣孔丘。」若斯重出，卽對句之駢枝也。

此言張華與劉琨之對偶，上下兩句，重出爲病，蓋遊鴈與歸鴻，宣尼與孔丘，意涉重複，爲對句之駢枝，此卽由修辭觀點論作品之弊病也。

又「夸飾篇」云：

子雲「校獵」，鞭宓妃以饗屈原，張衡「羽獵」，困玄冥於朔野。蠻彼洛神，旣非魑魅；惟此水怪，亦非魍魎：而虛用濫形，不其疏乎？此欲夸飾其威而事義暌刺也。

此由修辭之夸飾法評論作品之缺失也。揚雄「校獵賦」云：「鞭洛水之宓妃，餉屈原與彭胥。」張衡「羽獵賦」云：「困玄冥於朔野。」憑空作此過分失實之形容，難免疏略之失也。揚雄、張衡所以有此偏差，乃由於夸張增飾天子狩獵之聲威，而忽略事類與義理相違戾。此批評修辭夸飾之失當也。

十、文體之批評

所謂文體之批評，卽由文學類型之觀點評論作品也。各種文學體裁，均具備其不同之形式與特質，須各適其分，不可混淆也。蓋林等編著「文學欣賞與批評」⑩云：「大多數的批評家，首先愼斷其所欲分析的作品類型究竟爲何。不論其爲詩（假如是詩，屬於何類）、爲劇、爲長篇或短篇小說。『所欲分析的東西究係什麼？』此係批評的第一步，極爲重要。何以故？因爲，各種不同的文學類型，必須依據各種不同的標準予以評鑑。我們不能在抒情詩中祈求史詩的汪洋姿縱，無法在短篇小說中要求長篇的詳盡細膩。」彥和文體論二十篇中，「敷理以擧統」者，卽闡論各種文體之不同特質也。由文體觀點評析作品者，「文心雕龍」書中亦不乏其例。「詮賦篇」云：

至如鄭莊之賦「大隧」，士蔿之賦「狐裘」，結言短韵，詞自己作；雖合賦體，明而未融。

言鄭莊公之賦「大隧」僅二句，士蔿之賦「狐裘」僅三句，所結韵語，皆甚短渺。雖云尙合於賦體，作始也簡，究係雛形，亦如日之旦明，其光照尙未臻於高朗也。此由賦體之形式上論評作品者也。

又如「頌讚篇」論頌之體裁駁雜者：

至於班、傅之「北征」、「西巡」，變爲序引，豈不褒過而謬體哉！馬融之「廣成」、「上林」，雅而似賦，何弄文而失質乎？

此言班固之「北征頌」、傅毅之「西征頌」，變爲賦之序引，失體成怪，馬融之「廣成頌」、「上林頌」，弄文失質，頌賦混跡。此皆就文體失當之弊而針砭作品者也。

彥和於「祝盟篇」論祝之標準，並依循此標準衡鑑作品。其言曰：

凡羣言務華，而降神務實，脩辭立誠，在於無媿。祈禱之式，必誠以敬；祭奠之楷，宜恭且哀。此其大較也。班固之「祀涿山」，祈禱之誠敬也，潘岳之「祭庾婦」，奠祭之恭哀也。擧彙而求，昭然可鑒矣。

此先言祝體之特質要求爲誠敬與恭哀。然後以此標準衡鑑作品，以標擧典範之作，如班固之「祀涿山文」，可謂祈禱之誠敬者；潘岳之「爲諸婦祭庾新婦文」

，可謂黃祭之恭哀者也。此非惟文體批評之實例，亦可見彥和論文學批評，理論與作品相配合，非徒作空言也。（完）

附註

⓮參閱拙作「從才學識談文學批評」。（六十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副刊，收入「中副選集」第六輯及「書評與文評」書中，書評書目出版社）又拙作「學問、識見、才氣與體驗—論批評家應有之素養」。（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十二卷四期，六八年四月）。

❷參閱拙作「文學批評之態度」。（幼獅文藝二五五期，收入「期待批評時代的來臨」書中，時報出版公司，六八年五月）。

❸參閱拙著「文心雕龍之文學理論與批評」第四章「創作理論」第二節「文章之組織」，彼而就創作論，此就批評着眼，其理實無二致。（林傑出版公司）

❹參閱拙作「文學之傳統與創新」。（幼獅文藝二八一期，收入「期待批評時代的來臨」書中）

❺廿四種方法見師辰冬「文學研究新途徑」書中二八二頁起「各種方法的綜合運用」。（啓德出版社六一年九月）

❻「文學欣賞與批評」係美國學者Wiffred L. Guering, John R. Willingham, Earle C. Labor, Lee Morgan四位合編，徐進夫中譯。（幼獅文化公司，六四年四月）

❼「文心雕龍」成書於齊和帝中興元年（西元五〇一年），清劉毓崧「通誼堂集」「書文心雕龍後」，明列三證，考證確鑿，殆無疑矣。又蒙傅銘撰「劉毓崧書文心雕龍後疏證」，於此闡釋頗詳。（香港新亞學術年刊第十一期）

❽❾引文見史賓根（J. E. Spingarn）「新批評」，載「美國文學批評選」書中一八〇頁。「香港今日世界社，五十年六月）

❾參考拙作「中國文學比較研究之途徑」。（中外文學月刊七十八期，六七年十一月）

❿引文見「文學欣賞與批評」第一章第十二頁。